



希夷夢

第六卷

隱士避功名奚啻

晉陞陷

書館藏

忠心甘節義尤切神魂

天... 書... 卷六

話說這個霹靂震盪非常人俱懾伏仲卿定睛看去却係子郵猛然大怒發喊的神威簷瓦俱為墜地這聲未了渾身鐵繩麻索盡行脫落大步直前拏着防江使肩膊問道認得俺麼防江使忍痛不過連聲應道認得韓爺爺子郵道認得便怎樣防江使道上命

希夷夢

卷六

一

差遣不能由己子郵見衆兵已取器械乃帶着防江使走來扯斷仲卿身上繩索問防江使道爾這狗官要命不要命防江使道韓爺爺命都是不要的麼子郵道爾不要命我就用爾作傢伙抵敵爾若要命可將船收拾好了送我們過江防江使道遵命遵命軍士們可選好船送二位爺爺過江衆兵答道現成子郵請仲卿先行問道行李驢子在那里軍士道興好的在此代爺爺送上船子郵仍拏住防江使叱令軍士站開防江使連喊道站開站開子郵行道江邊

見仲卿并物件俱在艙中，防江使道已經送至馬頭，饒放狗官罷子，郵道再同過江，難道怕無船渡。爾回來可快開行，水手只得打起篷來。仲卿視防江使道這邊若再有一桅，隨着卽帶爾往丹陽去。防江使喊道：爾們聽者，半隻也不許再過來。衆兵原是駭怕的，見官吩咐誰不樂從，俱下錨止住。這個船出口，正係順風，直到東梁山上岸。子郵見波邊山脚下有塊小石尖，指船內軍士道：叫爾看樣，將石尖幾搖斷下，斗大一塊衆兵舌子吐出來，收不進嘴，看看防江使睡。

希夷夢

卷六

二

在艙底吐的鮮血滿身，兩眼翻上白視，二人催驢前行。當晚到蕪湖，欲投宿店。仲卿道：今日不必投宿，吃頭飯喂料，連夜趕路罷。子郵道：更好，乃進坊子上了料，再吃飯，還了錢，槽上牽驢出店，連夜直行。次日中時到一箇地方，見山雖不甚高，而樹箐盈途，紆迴雜夾。子郵站住道：兄可前行，仲卿催驢先走，愈入愈甚。子郵瞻顧之際，忽聽得後面呼的嚮來，乃飛步中有十餘丈，遠回頭看時，乃係條大漢，手持着根連枝帶葉的樹幹，隨亦逐到。子郵笑道：朋友，爾要甚的那

大漢道可將行李丟下，饒你性命。子郵左手指着右拳道：問他可肯那漢大怒，舉樹大入子郵，閃開姿勢，右脚踏任梢頭，那漢儘力上提，不覺折斷，因用力太猛，仰面跌倒，隨即飛滾爬起，趕入舉拳，就打仲卿道：兄弟不可動手，看爾非凡，有話可好商量。那漢止住道：尊姓大名？仲卿道：請教。那漢道：小子姓高，名懷亮，因由四川投親往南昌，回來船上遇着蒙汗藥，行李俱爲劫去，僕從又遭淹死，小子在途原不用酒，因天暑熱，偶飲兩杯，受毒猶淺，揆入水中，逃得性命，因無

希夷夢

卷六

三

盤費故作此生涯。仲卿聽畢，下驢道如此說，係高二公子失敬，失敬。懷亮道：不敢請教。仲卿揖道：這係韓子郵，小弟姓仲名卿，懷亮拱手道：仲先生夙仰芳名，今幸過瞻韓先生，可係單身大鬧汴梁城的韓二哥麼？仲卿道：正是。懷亮道：聞在獄中，如何得出？仲卿道：走出來的。懷亮道：可喜，可喜。子郵道：今日幸會，且到前面村店飲三杯。仲卿携着懷亮的手，行見草篷內挑出酒帘，乃全入坐。仲卿問道：此處係何地名？酒家道：喚做蔗田集，係宣州管轄。仲卿見店內並無葷餚。

問道可有下飯酒家道只有素菜小飲要葷自買代
庖要飯買米代炊仲卿道有甚的葷酒家道鷄魚猪
肉仲卿取塊銀子交道可都買來酒家出門又回道
熟牛肉可要仲卿道我們不吃懷亮道也好子郵道
帶十觔來酒家答應去了三人取水淨了面吃山茶
酒家回來道買了十觔牛肉二十觔猪首十觔重
兩隻母鷄五觔重一尾鮓魚二斗米仍剩二錢五分
五厘碎銀我收了算酒錢柴火罷仲卿道聽你酒家
道這肉醃醃做幾頓吃子郵道都煮起來醃甚麼酒

希夷夢

卷六

四

家道我只說有幾天住恐怕過了今朝集期明日無
有所以多買分付盡行辦熟天熱壞了不要怪我子
郵道多話誰怪你酒家叫妻子燒火自己動手宰刮
仲卿問道公子今將焉往懷亮道欲渡江尋家兄仲
卿道大公子安在懷亮道未知流落何處渡江訪覓
不着則往邠州探親再去追尋子郵道無有定踪此
往彼來反多相左不如居定處所着人廣訪爲妙懷
亮道極是但刻下隻身如此須到邠州再作道理仲
卿道此去邠州亦非數日可到因于搭包內取出兩

定大銀送與懷亮道高凡將此以爲盤川懷亮道仲
兄所賜固不敢辭但此云邠州三十金已足盤川餘
者無所用之子郵道高兄莫要推辭行李僕從俱無
投親恐不好看弟等有餘兄無多慮懷亮乃收入橐
仲卿問西蜀事勢懷亮道西蜀難得久了子郵道緣
何道理懷亮道王昭遠爲政事虛而不務寔弟與有
瓜葛之戚見其目空今古引用少年散棄耆老則國
事可知仲韓爲之歎息酒家盛魚帶酒送上道客人
先用酒罷仲卿道好懷亮道今日也應痛飲三人放

希夷夢

卷六

五

量快談須臾鷄與猪首牛肉齊到酒家道請用理飯
也好了吃不完明日壞了莫要怪我哩仲卿向二人
道我量有限二兄不必謙讓子郵將牛肉送與懷亮
叫酒家將杯換去用碗斟酒盛上飯來真個如狼似
虎霎時間三十觔火酒同菜俱吃得罄盡惟剩有兩
升米飯五觔牛肉酒家并妻子在旁看見都驚訝癡
了仲卿問道此處往黃山走那條路去酒家道爾客
人再要會吃連湯并鍋粑都沒有了仲卿道休得取
笑問爾往黃山走那條路去酒家道西南路路皆可

去得仲卿道那條路近酒家道客人欲何處入山仲卿道我由歙州入山酒家道這就要過窮嶺到嶺頭便見黃山了仲卿乃與懷亮道高兄後曾有期前途保重弟等請從此辭懷亮道今日幸逢深願終身執鞭相隨遽然言別肝胆如割二兄起義之時弟聞之自千里來投弟如機緣有合二兄聞信亦望降臨仲卿道敢不敬從懷亮灑淚而別二人第三日午後到得窮嶺頂上望見黃山千峯萬嶂撐拄青天如屏羅列如城團簇雲嵐隱見景狀非凡子郵道聞李供奉

希夷夢

卷六

六

南遊酷愛黃山遍其中而復週其外因其攢簇蒼翠似青芙蓉乃自號青蓮居士果若此乎仲卿道羅隱李杜年譜可據自然屬實歎賞不已一步步望着峯巒下嶺行到昏黑投入宿店聽有兩箇西客問遊山的法則店主道老客要識奇幽異竟須倩土人隨行方能得十分之五六若無指點只好得其二三仲卿問道要得十分將若之何店主道難難難其中不但年年月月景致不同卽日日時時刻刻各別可十人同遊各見各景應接不暇會談各殊所謂十分之五

六恐猶虛也。仲卿道士人如何倩法。店主道不要錢。只要米。每名每天耐米三升。是由來大例。那西客招呼道。老客我們同倩罷。仲卿道甚好。店主去約得土人來請。先付三十日平安家西客道。還沒有動身。如何就要錢。可問後來的客。店主問子郵。道士人奉陪例。俱先付。後找前面客人。叫問老客。子郵道我們先付就是。三十日米價應銀若干。店主道白銀二兩。子郵稱銀一兩。付與土人之。咨河晨出門。土人收拾行李上鞍道。這驢只好寄在山脚菴中。子郵問係何

希夷夢

卷六

七

道士人道山中轉折窄險處人猶難行。牲口如何去得。仲卿道且到行不得的地方。再作道理。乃邀齊西客起身到得下院。將驢交與僧人。再將行李減捆負行。石徑雖不盡窄。至險隘處。須將身子伏下。攬看石隙。跛得微跡而過。子郵道驢子幸虧不曾帶來。土人道原是前面到一線天。鱷魚背。金剛肚等處。更不好走。哩土人且行且指處處奇峯秀岫。怪石異松。那里記得許多。這日來到石笋石遠近。葦攢笋簇。旋行半天。見個大峯卓挺在前。土人指道此名老人峯。險峻

難行西客道咱們不上此峰另行他路子郵道千里
而來豈畏高峻我們係要遊此峰的土人道我隨那
位客人子郵道你倍西客先行罷土人道我們文殊
院守候仲卿道聽便子郵乃將行李掣回二人直到
老人峰頂上周圍俱是層巒疊嶂細看並無洞岩天
色將晚乃趕下尋宿誰知峰脚絕無寺院只得在晚
崖邊歇下却有幾個瓦罐在旁也有破的也有好的
仲卿倦了倚石而坐子郵取些枯藤架起兩塊石頭
將瓦罐汲泉水敲石取火燃着枯藤煮滾了水取出

希夷夢

卷六

八

束米來用開水沖下二人吃了乃相倚打盹這束米
從何而來原係仲卿枕中帶的如何名為束米係將
好上私用南燭葉汁拌勻蒸熟晒乾又蒸又晒如此
多次每米十斗收束作八升用開水沖泡立時還原
仲卿恐救脫子郵路上斷糧故特製備當夜二人睡
去仲卿依稀聽得微響驚覺着時袋口散開倒在地
下乃叫醒子郵已是東方發亮將散米捧入袋內裝
好了捆起行李仲卿道我們往前赶路罷子郵道不
可今日仲兄只坐在此待我再尋仲卿依允二人烹

水浴飯吃過子郵東奔西跑土高入低盤旋走尋直
到黃昏并看不見有洞只得依然照舊過窟乃將行
李米囊坐于身下仲卿却睡不着月明照耀山光映
發萬籟無聲另有殊常氣象使人心地爽明俗念都
消仲卿散步觀之不足約有四更時分遠遠見有一
人下壟望崖緩步而來青衣露頂仲卿疑非善類指
指課來得猿猴獻菓想道課既無咎應有裨益乃放
心閃入旁邊觀其行止忽聞樂聲繁起八音互作仲
卿側耳傾聽再看青衣人亦站住不行漸漸坐下枕

希夷夢

卷六

九

石而歌亦似聽樂之狀片時間星稀天白仲卿達前
細視却係個大青猿閉目睡着仲卿見非害人之物
走到石邊牽其臂膊輕搖青猿驚醒欲走臂爲所執
乃用爪解手仲卿堅持不住復執其膊猿又解膊仲
卿乃右手自其右肩下抱下左手自其左膊下抱上
跑亂竄仲卿眼都花了奔走多時到個岡上猿力亦
喊道子郵快來青猿驚慌負着仲卿望峯巒密處亂
兩手連袖交住抱得愈緊青猿雙手齊來爭解仲卿
倦步亦稍緩仲卿看對面巉崖如削猿却負住石壁

邊跑仲卿想道如此險地勢不能下只好任之看看
已到盡頭那猿往下直竄仲卿心慌胆顫撲抱不住
猿已脫去跌滾下岡忽然止住睜目看時乃爲松根
所罣上下左右俱係巉崖峭壁并無容指之處仰不
見頂俯不見底惟聞水聲潺潺只得跨坐松根餓了
抹枝嚼咽至午時分隱隱似喊仲兄連忙呼道子郵
子郵我在此這聲答應山凹裡面就一直傳去若有
數百人氣喊聲漸近舉首看時子郵却在對峯頂
上慌招道弟在這裡子郵俯視道兄緣何到此仲卿

希夷夢

卷六

十

道爲猿所戲子郵顛道我也不能過來兄那邊并無
可行的路仲卿道如何是好子郵見垂藤纏結喜道
有了兄耐坐勿急弟得策矣只見子郵走去復來如
此數次乃將件東西推下視之却係枝古藤子郵上
面將根縛于石腰乃兩手執着緩緩垂落互相對面
僅有二丈遠近仍往底墜仲卿道子郵那裡去答道
仍須再下方可到兄那邊約有五丈往松根仰望蹬
着石壁正欲借勢躍將過來忽見仲卿坐的樹底下
一團黑暗乃止住脚定睛看時却係箇石岩上面似

具字形爲苔蘚蔓蓋認不清白子郵喜道仲兄洞府在此了。仲卿道在何處。子郵乃聳身躍過右手執定籐左手攀着松翻身跨於幹上將下面之籐收起繞結于根株道我先往看來。又縋下去。仲卿忍不住也隨縋到岩前。子郵復盤上扯去苔蘚審視果然係九州第一洞天四海無雙福地十二個古篆下來說與仲卿知道互相驚喜入內看時。康寔黑暗。旁邊半缺如竇却有亮光。子郵道仲兄在後讓弟先行。二人走到裡面雖然明亮奈愈斜愈窄。仲卿不能前進。子郵

希夷夢

卷六

七

使出收身束骨法往前力入到得盡頭却是個洞口也。望得見老人峯回來道錯走了。乃同往暗裡摸壁縮脚而行。下了九層石堦。大灣轉來始見亮影。復登石梯。漸漸光亮。石梯約有百級。上面平平坦坦。棟宇晶瑩。花卉繁盛。竹木皆係丹色。只見個大猿坐在石上。剝取栢子仁。子郵向仲卿道。駭兒可係此物。用手直指金丸飛出。只見那猿不慌不忙。用手中小栢子擊來。將丸打落。子郵連指兩指。兩個金丸聯出。那猿用兩指捻着。一個用手打落。一個子郵欲向前擒。掣仲

卿看道不可錯悞。先的係純青，此係純白。得道仙猿莫悞傷也。乃走向前拱手道：「猿公請了。」白猿也起身將兩手交起，似還禮之狀。子郵道：「古怪。」仲卿問道：「陳老仙祖可在洞府？」白猿兩手往後拱去。仲卿乃同子郵往門內走，寂無人聲。又進裡面轉過第七層，只見上頭坐有一人，隱着石几而卧，向前看時，却係老道士。恐防驚動，退將下來，忽聞笑聲道：「仲子來也。」仲子來也。子郵在下面見個十四五歲頭髮披肩的童子，自右邊洞中笑出。仲卿轉身揖道：「吳槐仙兄弟到了。」

希夷夢

卷六

三

春間承教寤寐不忘。前日于臨滌蒙吳賀仙兄教導，洞府今日幸得造謁，何快如之。吳槐答禮道：「仲子名隸仙籍，自應歸來。但所言蒙吳賀教導於臨滌，吳賀并未出山。仲卿道：「現有韓子郵同會同宿吳槐拱手道：「這係韓子麼？」前日令本家湘子在此訪家師未晤而去。子郵揖道：「前日與吳賀仙兄盤桓通宵甚蒙開導。吳槐道：「這又奇了。請到後面看來。」乃引二人從右邊轉入，却見吳賀睡在窻前。吳槐指道：「這不係麼？」子郵道：「想是昨日歸來的。」吳槐再看脚下麻鞋不在，笑

道俗心未除所言不謬舍弟果出去了二子所遇乃其神耳子郵贊道仙家妙用曷勝敬羨吳槐道凡心脫盡便成仙微末小事何足愛慕仲卿道老仙師幾時方醒吳槐道終睡如何便問醒就係極快也須三五百年仲卿道如此弟等去也吳槐道那裡去子郵道有不共戴天之仇未報吳槐道仇人是誰仲卿道趙氏吳槐笑道天之所興誰得而廢韓李二公食祿死事理所當然而今已成正果何必更爲煩勞害韓公者又俱除滅猶有何仇乎二子旣知趙氏之非胡

希夷夢

卷六

三

昧韓李之不善仲卿道二公爲國捐軀并無背謬吳槐道使其不仕而安于南畝西疇焉得喪亡性命惟欲逞其才藝思量名標麟閣功垂竹帛以致身死家傾後嗣之存如線安得不歸咎于其身子郵道大丈夫自應隨時建德成名流芳百世若人人甘死牖下天下事孰肯爲之吳槐道天下事自有天下人爲之何必自我天下未有我之先事何人爲我旣往之後事又何人爲總係道德之心不勝功利之欲故爲歸說以致自戕其軀祖師謂人入仕途卽如魚游罟內

雀人鷄羣若沉潛潭底遠翔海外何致雜酸醎寔鼎
鼎哉子郵道既爲男子不顯親揚名得母有負父母
空長七尺吳槐道既知顯親豈不知勞親既知揚名
豈不知喪名菽水承歡親心安佚以祿而養親憂得
喪有榮自有辱有賞自有罰有陞自有降榮賞陞親
亦止于飽煖降辱罰親豈堪于焦勞安能終保其祿
養反多傷親之天年是顯親反損親也才學兼優居
于高位秉國家之權衡操生殺之機柄稍欠純粹則
爲天下所譏貽羞青史入學不優舉動乖張者悞國

希夷夢

卷六

四

多致喪身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猶其小也者子判道
古聖先賢皆以致君澤民爲教如足下所言則皆非
矣吳槐道生於古時原應爲之虞夏以後卽不可爲
矣使文種長耕于會稽山原安有屬鏤之痛韓信終
漁於淮陰岸畔豈受未央之誅攄乾心血敵亡國定
良犬乃隨狡兔而烹豈非爲欲致君澤民乎霍光盡
瘁免于其身而未聞赦免幼丁以存其宗嗣蕭望之
已死而君猶不知徒然捐軀絕後何補于國陳湯甘
延壽立功異域刀筆之徒翻削其爵命幾不保起非

殷鑒乎子郵道此皆昧于進退故多此失吳槐道又
有不然者伍員之于闔閭言聽計從褚遂良長孫無
忌可謂得君矣然而闔閭太宗以孤托之義無能辭
卒皆彼雖欲退其可得乎仲卿道師兄之教甚善弟
等非不知之若未受恩食祿自然遵教但相知最深
受恩最重仇恨最大揆于理義俱不能已報仇之後
斷不戀于爵祿定相從徜徉于山水也吳槐道二子
勞矣且請安息醒來再談乃引入左邊石室只見如
床一般大塊青石兩頭兩塊小石如枕并無被褥仲
希夷夢

卷六

五

卿恐其寒冷吳槐道此係石床峯上移來爲容成老
祖下榻請試睡去看比細蓆如何二人坐上却溫和
綿軟因奔跑勞過兩日放倒頭就睡着仲卿心煩易
醒輾轉久之不復成寐子郵歛聲方盛正欲喊他起
來共論事體忽聞有人呼道亞公爾好安佚也急答
道不敢不敢連忙坐起只見似人立在戶外却看不
清楚聽得聲音相熟慌離石床出丹房下堦迎問失
脚驚醒方知係夢坐于地上細看并無踪影想道好
奇怪也方纔明明係潞州呼聲如何却係夢又何如

跌倒在墻下再看星月滿天光彩盈室竹樹參差地上并無花葉枝柯之影甚爲說異信步徘徊穿徑出垣瞥見對山懸掛白龍從峯顛飛下直到澗底却久久行而不止更加驚訝前往視之却是道飛泉訝道這般大瀑布如何無聲其實可怪且看流到那里去因沿澗岸行過多時忽聞人語繁雜仰視又見墻桅列排近前問道此係甚麼地方船艘裝往何處梢公答道此地名大通鎮係水馬頭上通楚蜀下達吳淞仲卿想道由隆入蜀有盤詰之攬船中自然好些且

希夷夢

卷六

六

回去呼子郵同行主意已定轉身就走到得三汊路口忘却那條是來時取行的細看山川迥然不同疑惑愈盛又想到與子郵偕行難免滋事且單身先去約定高兄再來招他未晚乃復到岸邊問梢公道實船可係入蜀的梢公答道係入蜀的但今日方纔到埠貨仍不會起清回去尚無日期前邊第三隻係今日開的水手上岸去了如要進川可過去問仲卿乃到前邊來搭船梢公道爾可係仲卿可係韓連仲卿笑道我却姓古名璋不知甚麼重輕含糊梢公道不

係就罷而今關上要查問哩客人既非他們我將魯香姓名填入票單就免得過關就阻了忽聽得艙內喊道船家說過不搭人這是做甚麼梢公回道二位船價太少搭的客人只在前艙便了向仲卿道魯客人進去可將中門關斷船錢飯食的規例曉得麼仲卿道請教梢公道白金二兩神福酒菜俱在其內仲卿道依你就是個行李不暇回取將若之何梢公道這大通鎖上怕買不出仲卿乃上岸置辦鋪蓋回來水手埋怨道買多少物件就悞了數十里好風快些

希夷夢

卷六

七

走罷讓我們好扯篷開行仲卿上船見艙雖小但僅有兩客年貌相去不遠只在十五六歲之間好像子郵似着薙赦愁容滿面仲卿拱手道叨光二人看仲卿不俗起身道有襄仲卿問道尊客上姓荅道弟等姓白仲卿道貴處那里荅道隴西仲卿因其先阻梢公搭客似有厭煩的意思便不深談將中艙門關好常時只在船頭看山飛樹走水反雲停的景致這日停泊湖口聞中艙歎道往年經過何等氣象今朝脫難僅此而已相與泣下又不敢出声仲卿想道言語

恰似淮南聲音未知重進近作何狀若亦敗亡此必
係其子弟乃由篷上走入後艙見梢公水手俱上岸
去了卽轉到中艙見兩客人一個拐在榻上一個坐
在杌上便拱手道二位先生請了齊起身答道不敢
仲卿道今日風頂船似難開可上岸觀觀湖山景致
答道素性不諳請便少陪仲卿道同游方有趣味君
等無與我也索然敢問二位先生大名榻邊的道小
弟名英舍弟名華仲卿道府上不似隴西聲口確像
淮南白英道常往來於淮陰廣陵仲卿道敢問李節

希夷夢

卷六

六

度近日若何白英道與足下有何瓜葛仲卿道也曾
相認白英道已殉周朝國難了仲卿道先生莫非其
族白華道足下悞矣我姓白他姓李如何爲之族仲
卿笑道姓隨便說就下任你假借白華道便係其族
爾意欲何爲仲卿道聞得此處懸有賞格稱淮南有
子脫逃拏獲者賞金千兩所以問之若是遇見查明
擒住好請賞也白英笑道吾等正是足下可拏去請
賞白華道我們正欲拏你爲何連行李俱無若不係
仲卿如何驚慌苔出古璋名姓仲卿笑道不敢相欺

小弟正是仲卿前同韓子郵到淮南欲請李公進兵
聞患病臥床住下十日不得痊信始捨往川投友因
路上盤詰得緊故遠道過江入蜀白英道韓子何往
仲卿道恐同行招事乃留彼于山中白華道爾係逃
亡却非仲子休打誑語仲卿道何也白英道亞公子
郵圖形發到淮南節度公供之書室朝夕焚香弟等
亦常瞻仰今細看足下雖然卓犖但眉目全非如何
冒得仲卿道要看真眉目麼白英白華道實願見之
仲卿往後倉用碗取得江水微聲密禱將袖往上拭

希夷夢

卷六

九

拂卽刻還出舊樣笑道請視原仲卿二人仔細看定
驚道此何理也慌慌下拜道夙仰丰神今獲謁見萍
水相逢皆係同心報國竊幸附驥仲卿慌答道如蒙
指使敢不竭蹶三人起來白英道弟寔係李節度之
子李之英這係表弟王之華先姑丈王清憂國喪身
遺此一綫先父愛之如子及後逆知大勢已去事不
可爲誓死報國命愚弟兄避跡留存王氏李氏宗祧
弟等不忍先父再三催逼只得從命始離淮南嗣又
潛入見父親喪亡周土全歸趙氏乃復逃出欲往吳

越因素悉其懦弱故轉念入川高將軍彥儔與先父
有八拜之交且到彼處再作道理今天使逢先生諸
事皆願指教仲卿道彼此相濟共舒國難敢不敬從
王之華道亞公先生韓子郵寔在何處李之英道今
後不可呼亞公二字王之華道我正忘之以後只呼
古公罷仲卿道極好我也將仲卿藏起且做古璋便
了子郵寔在黃山洞府他醒時也係要入蜀的天下
英雄無幾橫豎皆可會得着李之英道古公川中所
主者誰古璋道亦無第二人可投與君等相同王之

希夷夢

卷六

十

華道更妙了李之英道愚兄弟悶坐殊覺無聊今幸
得古公指教王之華道日裡將艙門開開可以共話
李之英乃將捭鍵解拔道古公真面目猶須暫隱古
璋乃依然改變過來三人從此遂成莫逆朝夕或談
天下形勢或論古今興亡或說長鎗大劍或辯兵法
陣圖王之華於篋中取出家傳的書請教道註解關
幽發微挖出作者心意然未知可是二公之筆古璋
接看乃孫武子十三篇孫臏續入五篇係韓信趙充
國註疏看道好書好書且待讀畢奉復乃携到前艙

通宵反復展玩次日交還道無幽不顯無微不列非
二公安能諳此其爲真本無疑自此之英盡出篋內
藏書終朝商確討論這日天氣晴明之華道可到船
頭眺望三人同出前艙見兩邊俱係懸岩峭壁仰觀
惟見峻嶺侵霄下視急湍奔流船在尖銳石隙縫中
旋轉問水手道此係何處水手道此狼牙峽也係夔
州管轄去年(宋)兵千艘經過此地遭高將軍暗使爐
火上下夾燒何曾走漏半隻至今泊船夜深常聞鬼
哭李之英問道後來怎樣水手道後來(宋)兵由他途

希夷夢

卷六

三

入川高將軍勢窮力盡而死王之華驚道係那個高
將軍水手道(西)蜀有幾個高將軍王之華道可係誰
彥儔的水手道正是王之華放聲大哭李之英垂淚
不已古璋道且慢傷悲莫信誑語他說去年(宋)兵遭
焚去年并無(宋)字國號水手道宋朝國號幾時了古
璋搖頭不信道且到城都再看三人無聊依然進艙
懣懣過了數日到得下錦江起旱但見田蕪人稀不
是昔日的景象古璋疑惑乃問驢夫所言與水手同
古璋愈加疑惑來道劔閣見城上俱係(宋)字旗號古

瑄大驚，關前猶掛着圖形，却不甚盤詰，乃前往成都途中，有個乞丐攔着化錢。仲卿細看，似乎面善，却想不起，乃呼問道：爾可認得我麼？那乞丐抬頭看道：面目不似仲爺。古璋道：向日曾在何處會過？乞丐道：我自小跟隨高老爺，不曾認得。爾古璋猛然記起來，問道：高將軍爲何不用你？乞丐道：家主死了，叫誰用我？古璋道：如何作古？乞丐道：他若不死，全蜀如何歸宋？我怎麼至此？古璋取塊銀子給他道：聊代菲飯。乞丐道：素不相識，何敢厚領？古璋道：爾同高將軍到江南。

希夷夢

卷六

三

森爺府上，我曾會過，如何就認不得？乞丐視道：爾是任老五麼？古璋道：認得不差。爾可將高老爺的事情，細細說與我知？乞丐道：既係舊交，愧領愧領。在五哥爾下部，養得大豐滿了，定係發財，待我告訴爾家，爺屢次奏請閉關務農，講武無如王昭遠，決意興兵伐宋。要安置家爺于死地，及引得宋兵到蜀，大敗全輸，弄得沒法，始行召起家爺，領兵禦敵，連勝數陣，奈朝中又有奸族之人，暗裏掣肘，弄得內無糧草，外無救兵，反送了性命。蜀隨喪失，三人嗟嘆不已。商量到此。

地羈留無益莫若往江南觀局不合再往兩浙于是復回錦江搭船到金陵城見人馬雄壯市無游食之民古璋喜道林兄爲政矣李之英道何以得知古璋道前日到此多見亡國之徵這回看來寔係興隆之象非林兄經濟更有何人王之華道那旗上好象宋字歷古璋走到前邊看時果然係個宋字想道古怪又不曾聽見交兵如何城爲趙有再到清涼山訪問始知宋朝畏林仁肇謀畧英勇不敢犯境因用反間

直主中計殺了林公宋命曹彬領兵渡江無人阻攔

希夷夢

卷六

三

輕輕得了江南三人嗟嘆不已斟酌商議只好附航入浙乃于石頭城外訪搭船隻遍問俱無只有洋船約定到入浙的口子代另顧船三人只得附搭上了駁舫不勝悲楚次日清早開行出燕子磯過黃天蕩又係金焦次日過圖狼到得洋口搬上海船直出大洋茫茫蕩蕩變無垠際雖然胸襟開豁却愈增悲愴行過兩日邊遠望見隱隱的一帶平山梢公忙使廻舵轉蓬平山漸遠漸滅次日王之華忍不住問梢公道此處可離入浙口子近了稍公道這話過過幾時

了昨日隱隱平山卽係入浙，口子的海道李之英道緣何不送入浙，帶我們往何處去。梢公道原欲送到口子，豈期鯤魚阻路，旋轉行來，又過多時，此刻不能返行，只好到前面遇船搭回去，便了三人無奈只得隨他又過數日，盼望總無便船，忽見梢公驚呼道：不好了，快些將各篷扯滿，只見衆人慌忙動手，篷俱拽起，連如箭射，古嶂四圍觀看，見背後有數道黑氣颯來，到晚始不看見，衆篙工水師道恭喜好了。梢公道且慢喜着，莫要停，只顧走，這種畜生最厭見船，暫歇

希夷夢

卷六

五

又趕來哩，於是伺候前行，直到天亮，梢公驚道不好了，不好了，快些廻舵轉篷，衆人聽得一齊動手，篷已旋轉，奈舵廻不過來，梢公道快落篷，水手將篷落下，四圍觀看，并無惡物，只見船隻頭低尾昂，往前飛射，此篷駛風更快十倍，梢公丟下舵，只是跌腳，衆人不解，梢公道我自幼在海中，隨師多年，所到之處頗多，未見此地形勢光景，老師曾戒道：緊防洋面沙鱸，毋莫近歸墟，碩水圓沙鱸雖小於鯨魚，而敏捷過之，小鱸隨母千百成羣，昨所見者是也，尾間圍下，水勢低

於大面三千六百里。又名尾間。凡到此處萬事皆空。只有跌落的沒得出來的。今船頭低尾高。其行如石。在高山墜下。定是入渦溜了。水手道：「圍底可有人家？」梢公道：「高低雖自古來傳說有人家，無人家那里得知水手道。此刻不比前時把可活了。」梢公道：「已墜到底，水勢平緩，從自然活望樓上看風色的。喊道：『好好。』」倘有生途，那邊遠遠不是船隻麼？衆人齊看道：「是船，隻隻船隻須臾已到，只見各小艇迎來，持器械傍着大船，將篙工水手，拘鉤搭住，扯去了。衆人見形色。」

希夷志

卷六

五

凶惡發聲喊往梢奔，正是絕處見人心稍定，爭來似冠胆加美，不知船上衆人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希夷夢

第七卷

囊空不免吹簞

腹實何須彈鋏

却說此處乃東海之中形最阿下古名浮山島又名朝根山周圍三萬六千里地形四分百裂各處皆土堅石脆雨後土鬆始容鋤錐石隙亦可播種鳥語花香四時不斷向少人居自秦時盧生畏始皇暴虐託言帶童男童女往海島求長生仙草却暗挈家避藏希夷夢

卷七

于此童男童女俱令匹配產育長成互相婚姻後亦屢有遭颶飄至者人漸繁多連東西南北地方以及各島嶼洲沙擇佔居住力雄爲主盧氏人衆居于浮石與浮石相等者曰浮金其次曰雙龍曰天印其餘著名大島近百有名無名汀嶼洲沙盈千處處俱有土產草木或是奇珍礪磔却無匹對惟浮石獨不然凡沙洲嶼汭各附于所近之大島浮山形像雖四分百裂然地底相連却是一塊或浮或沉居住人共不覺惟于水之或高或下知之深則山升而水歸聚于

底沉則山壓而水湧起于上沉則四海潮汐長起浮則四海潮汐落下各濱百姓每歲皮上遇得大鐵艦船飄落者卽爲大戶當日見有船隻溜下衆艇紛紛爭先向前鈎取衣服搶奪貨物却不傷害性命諸人不知底裡往艙後亂奔只顧跳上腳舫逃避王之華見鈎子水手下又上來搶貨乃取出雙鎗向前打得兩個下水李之英發使鍊掘飛擊打倒一個衆小艇發聲喊俱退回去遠遠的用竿子點火圍燒古璋却隨衆人上了腳舫望之華之英不見忽聞喊殺聲

希夷夢

卷七

二

高舉首看時大船已被燃着之英之華猶在船前百瑋情急招手喊救誰知腳舫上人又遭搭去驚慌未已忽有鈎直到腮上古璋按住用力拉扯將小艇內人拖落水中又有搭鈎搶到連忙掃打數柄齊上不能掙脫亦遭拖下綁捆起來抬到草篷內將所獲諸人的衣裳盡行剝去與之水飲問以土音點頭者留下搖頭者與以束草大葉令其自掩身子而驅逐之次到古璋閉目不動衆艇檢還衣裳行繞五週如誦經狀繼而似昇棄於之野衆俱散去古璋聞人聲

已遠乃開目張視起來四方看望不是海邊亦非田野乃係坵堂之中周圍俱係墳塚便走出壘壘叢中尋徑行去倦而且饑只得飲水無如滷鹹難於下咽走過多時望得房屋欣然道好了且買些食物充飢及到跟前看不見門旋轉尋覓并無戶竇聽得內中說話因高聲喊叫只見一人自屋脊上頂起板來問道送甚的來古璋道路過饑餒告回飲食其人不下板而人任你高呼亦不再出古璋無法只得仍往前行又過數里見前面有山再遠看去龍從盤拔如

叢如藪如障如屏比縣山形勢更廣雖好眺望無奈餓得更凶想道李王二人未知生死今日天氣怎麼恁長走也走不動了如何想得高尋思萬難中止勉強一步步延到山頂看下面時正像街市門缺當路而聞喜道可免餓了走到街上亦有酒館取出銀子交於櫃上店主標下道孛來做甚古璋道買飯買酒搖頭道不要古璋另取金子與他又標下道更不要古璋道金銀俱無用如何是好店主指穿袖袖道這個可以古璋脫下走堂的乃引之坐排列許多物

伴却認不出名色。揀食食畢，店主將袍襟剪下對方尺餘，仍然交還古璋。想道：此地金銀俱不要，賴此衣裳猶可度得數日。乃向前行，過了鎮市，又見山崗草本蔚盛，與江南相似。走走又倦，又饑，訝道：這又作怪。要速完此袍也。逢鋪如前易食，晚間不得歇店，卽宿於穴內岩中。如此數日，所行路途不知若干多。經崇山疊嶂，每日總要吃六七頓，一件外蓋都剪盡了。再將細襖易食，舖內不要，却要裡褂。始知重布不用細緞，兩日褂子又完。無法可使，見有沿門覓食者，持管

希夷夢

卷七

四

而吹其音，嗚咽羣人聚聽，爭以食施古璋。道：這也不難選擇，堅竹如制，斷之編管，刻竅依律，按呂調吹雅頌。聽者聞而避走，旁邊覓食者笑道：不要學我不遇傳授焉能知得其中奧妙？誰人肯聽尔的？何處賺得飽食？若拜我爲師，儘技全授，國中處處多知我名，斷無受餓之理。古璋想道：或者其中另有奧妙，亦未可定。然此膝豈可輕屈？乃不答而逕去。復尾聆之，尤難入耳。聚聽者衆，殊莫能解意。欲棄管，審視實屬良材。想道：豈有國中絕無知音者？於是沿途管不離唇，饑

來飲水，拾木食爲食。次日吹于道左，見十餘人擁着一乘車子，呵叱避道。車上坐者，搖手止之，到了面前，停車憑軾而聽。聞道：

吁嗟子郵，與我同仇。今離別兮，志何辭。不禁淚橫流之華之英，同羣同心，遭分散兮，無信音。不禁涕沾襟。

聽畢，下車前來執古璋之手，問道：足下河國人氏，飄到此幾時了？古璋視那人三叉白鬚，年約六十上下，品貌端嚴，聲氣鏗韻，乃躬身答道：小子姓古，名璋，希夷夢。

卷七

五

中華人氏，因國亡借兵渡海，遭颶已經旬矣。那人道：老夫姓西，名山濫居大夫之職，今奉命巡視河道，偶聞音律稀奇，得近大方，足下不賺鄙陋，敢請偕行。古璋辭遜，西大夫道：氣味相投，殊非易得，願勿過謙。乃携手上車，並坐。西大夫命取供來，御者呈上二人食畢，古璋問道：上國風土想大不同，西大夫道：何也？古璋道：腹內易消，西大夫笑道：非也。敝島與上國不同，上國以十二時爲一日，十二月爲一年，敝島以六十時爲一天，三百六十五天爲一年，古璋驚道：此何理？

也西大夫道敝島居扶桑之旁枝稠葉密日月亮光皆爲阻隔仰指空際蒼蒼青雲道此皆扶桑葉色也古璋道然則光輝且夕卽不應有西大夫道其中另有緣故昔始祖盧生初到浮山見天光暗淡修表啟奏天庭請伐此樹扶桑之神求于上帝使蚌神居于尾山普照各處尾山又名尾閭峯在浮山之東其下卽係歸墟蚌神居于山頂旋轉周照面所向處光輝背所向處黑暗面寬背窄是以二十時黑暗四十時光輝須六十時辰方能週遍是以六十時辰爲一天

希夷夢

卷七

六

逢三十天則息一天不行旋照單月光明雙月黑暗今足下知食易消而未識天長久服水土自不致若是也古璋心中疑專方釋問道明公胡爲巡視河道西大夫道敝島國勢西下而東昂糧儲多賴于西北挽運爲艱昔時沿河失人不見所損至今大受其累上河下河猶可濟運惟中三百六十里地名春水河時常患涸今寡君因趨運已久到都者較之往年僅十分之四是以命老夫巡視不知其夫何在前面人聲嘈雜處就是了片刻車子轉出林來見兩岸俱係

挽運的繹夫河中之水深不足尺淺惟淤泥挽撐均
係小船輕載緩則鞭催棒促泣聲與號聲相雜竟或
大片號聲古璋問道計淺阻幾何歲矣西大夫道自
先君阜安十年起至今上宜高二十五年共六十餘
年矣古璋道民夫不堪命矣西大夫使御者換二繹
夫御車今獲從人役止此候候繹夫推行甚緩西大
夫叱道如何恁遲繹夫稟道腿脚疼痛西大夫怒道
誰叫你懶惰以致鞭撻損傷這般不急公今頭待死
何足惜繹夫泣稟道每天僅給二食初時猶得滿腹

希夷夢

卷七

七

近來只有半飽是每天止兩個半碗如何有力挽拽
西大夫道如此豈不悞事行到前篷另易二名查問
相同原來國制大路道旁無村市處每十里有篷爲
行人歇息并避風雨西大夫逢篷易御所言皆同直
到渠上總管內文武官員俱來叅謁西大夫查點執
事究問刻減首從定大辟七員墨勳二十四員胥役
七十五人立時處決另易管辦繹夫每天定九食飽
食百姓歡呼祝頌如潮騰湧再同周流巡視見水愈
涸實難舟運更加憂懣古璋見下流頗足上河亦不

五只因爲埧阻隔另流歸南運河惟中三百六十里其溝洫涸田禾難望收成農民洩緯度日揣透形勢乃向西大夫道何不將上河之水放來西大夫道如此南河亦涸兩無所濟古璋道不妨先將此河及各溝澮進出之口俱令濬完擇與上相宜之處掘開放水使下各口既經堵塞水無耗散諸邑糧餉自可運上惟多過一埧耳西大夫道約幾天可得浮運古璋道第一天築塞開埧放水第二天搬運過土河埧上小船第三天浮送迭挽即可抵上埧西大夫道何謂

希夷夢

卷七

八

迭挽古璋道迭挽者短用民力使不疲勞乃更換替代之法也西大夫道如何爲更換代替之法古璋道每逢脩辦飯食凡緯夫過篷卽將重船交與前篷緯夫接挽前去而代空船回轉是重行十里輕行十里人不覺其勞而運倍加速糧過埧後仍使毋下去日所築之埧惟將溝澮進口開開使水入蓄以救田禾或不濟用五天放一次再三、二次南河旣不致悞運而于萬傾禾苗有獲矣西大夫聽罷大喜道聞所未聞高賢下降國家之祥瑞也卽選幹員辦理拜本奏

聞果然第三日糧儲挽運到埧上口築完南河水勢依然如舊陸續十天糧儲盡行到埧催贖上河亦用成法西大夫喜道妙哉妙哉老夫奏明百天方可辦竣今費未及百分之一期僅十二天賴足下指示實非出于意中卽命將溝洫出水邊口加築堅實入處堵滑之土毀去復將上河之水放下三天各里咸報已足始令將埧照舊築好同古璋歸國糧儲已經到齊乃請古璋居于館中再上朝復命島主褒贄道國家年久痼疾大夫今自掃除省無窮糜費免宵旰煩

希夷夢

卷七

九

勞半邊瘠土俱成膏腴勲勞偉矣樊庶長病沉已故寡人正在悼慟且思庶長之位雖虛卿之夙昔急國無秋只由保舉失悞引過退位今建不朽之績又經樊庶長之屢請其復爵左庶長以白玉島爲食邑西大夫慌奏道天恩渥厚不敢掠美此策實非臣所建前奉命巡視到永通渠遇見士人行歌音容不俗氣象非凡迎挽上車詢之乃中華人氏姓古名璋遭颶飄來與之同視河勢教臣以築埧蓄放迭挽救旱諸法故得無悞乃國家之洪福獲遇梁棟賢才此案諸

事皆古璋之畧臣安敢濫受恩榮請以所賜之爵祿
賜之實爲尊崇俊良而國家興旺可竚見矣島主道
聞卿同士人共載諒是古卿立此功績堪銘彝鼎但
係異國士人有所未便西大夫道凡功必賞雖仇不
吝豈可以異邦而廢政令乎况先王由中國到此臣
祖亦係自飛肱而來孰爲浮山之人臣愚切願任托
勿疑而今浮金現約結天印雙龍北沙迴邱等處其
其意在謀我國若不延攬賢能恐敵勢成猝然猖熾
庸才禦之必致僨敗大事島主道卿所見極是但今

希夷夢

卷七

十

西崖島爲颶飄來群黨所佔恃險負嶠屢敗我師正
欲勞庶長統兵擒剿因巡視糧運故命士大夫水湖
前往今若更用中華之人安知不係奸細是以未便
遽允待平西崖之後再行召見酌功可也卿其先受
爵邑毋辭西大夫只得拜受退朝請古璋進麻道上
朝事情只見門官稟道四部遊巡請見原來西庶長
存心經國每歲俸祿并先世遺債凡親故貧寒周濟
不倦仍多募善走之徒遊察四鄰並國中所以不獨
境內有事早知卽敵國舉動亦得盡悉當下傳喚南

北東三部遊巡爲欲查問西邊事件故先傳三部只見數十雜色衣冠上階叩首西庶長起身慰勞諸人各稟事情庶長逐一聽受再傳西部遊巡進見如前慰勞道有知西崖島邊民者暫緩只見三人站住其餘各將經歷處所見告畢陸續退出西庶長問道不
等所見事務孰先孰後挨次說來一人向前躬身道
小人到西部北邊紫貝島一路察看沿途乾旱禾苗
枯槁不但稻無籽粒收成雜糧俱屬難保戶口惶惶
西庶長問道再有何事那人道聞得西崖島邊飄到

希夷夢

卷七

十一

大小船隻未知其詳稟畢退下第二人向前躬身道
小人到正西等處巡察旱勢雖稍遜于此若再三五
天不得甘霖禾苗俱無救矣到海盡邊見有無數小
艇在口上歡呼當問斥埃兵士是何緣故兵士說遠
遠有大船溜下內中貨物俱可瓜分是以衆艇喜躍
齊集守候小人欲禁其搶兵士道此皆海濱頑民不
遵禮法定例到岸卽毋許搶奪今在水中不能禁止
再望遠處果然有船溜來漸近漸大古璋問道如何
不往他處去遊巡道傳聞周圍有數百里硬水船到

邊上擦過卽可無事如入硬水兩邊夾定惟有往下
直淌不暇灣轉所以諸民皆在彼處竚望西庶長道
淌來便怎麼遊巡道衆兵民不待其泊岸卽爭向前
搶奪大船裡的人駭得慌忙都奔脚舫逃走衆兵民
見了爭棹小艇迎去鈎搭套索齊使盡行擒住剝下
衣服與以草葉俱迷散了西庶長道大船內可仍有
人遊巡道衆兵民只道無有爭上取貨不期艙裡走
出兩個少年將先上去的擊落下水小艇俱退用長
竿子燃草圍燒大船內使出水龍將火救滅反打沉

希夷夢

卷七

七

了幾個小艇隨風飄到西崖島邊有舩艦停泊俱挽
作脚船上岸招回夥伴今西崖將島內民房盡行佔
住所有貨物糧食搬運入去將大船折毀蓋造住房
衆兵民不服糾集進攻島內出迎如虎入羊羣兵民
敗績而逃船俱爲所追奪收入口中小人恐防耽擱
過久後來情節却不知得說罷退下第三人向前道
小人自南到西南邊已得沫兩田禾茂盛有了分豐
收古璋道何謂沫兩西庶長鯤鯨遊戲噴沫爲雨多
卽成水最發田禾難干乾涸禾苗受過此雨且耐久

早惟有微腥耳。問遊巡道再唾。答道到西崖地方。聞得島內有外國人佔住。殺傷許多濱民。埃兵報到。滙源城守將施瞻聞有貨物屯積。便不閑會各處率衆直進。誰知島內先已准備。將小船匿泊于外。待官兵搶入。島口便鳴起鑼來。木石齊發。施瞻只應敵裡面外邊的小船暗從後襲。施瞻雖勇。如何經得裡外齊攻。只得退回。無如港內塞滿。不能得出。乃拚命搶過奪隻小船。自棹到岸。只見坡上走到二三十壯士。俱係鈎搶。蠶擁向前。施瞻手起鞭落。打開衆人。正欲逃

希夷夢

卷七

三

奔不期一個漢子手挽鍊。擲步到發擊。打倒施瞻。生擒上船。將所領去兵士盡行殺住。不曾逃回半個。第二天將兵士放出。單不放施瞻。西崖島情節。小人所見止此。回來由月月河等處溝洫。水足禾苗暢茂。豐年可定。說畢。退下西庶長道。施瞻素以勇稱。一搥俱當不住。被其擒去。聽所說舉動。有謀有勇。難以輕視。前年太史占國家有兵亂危。而復安。莫非應在此事。老夫彼時聞之。多用幹人察探。問得浮金爛。惑諸島。百計暗爲解散。奈朝中有掣肘之人。前庶長樊嗣

昌憂鬱而亡今又突有此事主上已使水大夫辦理水湖雖然忠誠但信狐疑不合兵機老夫湏當奏請同先生往視可招則招之國家得添于城可撫則撫之使爲西面屏障斷不可使兵聯禍結致東邊乘勢而起腹背受敵以致危殆也先生當爲老夫壽之古璋先聞諸人所言似卽之英之華等猶恐或有不是聞西庶長請他同行便應道願隨大駕只見司闈又上來稟道有西部遊巡稟到西庶長道傳來須臾遊巡進見禮畢稟道水大夫兵到長庚知悉前事茶住

希夷夢

卷七

古

不動島內也未出來近日濱民反多歸順島內爲他取魚砍草西庶長道收羅民心其志不小後再怎的遊巡道水大夫始終坐守到也罷了莊大夫畢大夫言領兵坐食恐爲朝中所笑水大夫拘不過乃約期進兵會戰島內有十餘隻船出口隨卽停泊官兵只道非迎敵的怕懼大兵不敢向前欲收兵回營那邊船始緩緩過來上岸共止四五十人俱持利斧齊到陣前猛然砍斫這邊莊大夫指揮兵士迎上不防敵將從旁衝到莊大夫坐騎早被砍倒跌下馬來那將

舉斧幸得水大夫用戟架開，莊大夫逃脫。畢大夫率衆圍往那將上挑下削，勇不可當，殺出與來兵聚合。逆戰，水大夫復領衆向前營中，忽然火起，畢大夫得信趕回，轉過山坡，恰逢敵將挺鎗刺來。畢大夫揮刀接鬪，不意被長鎗攪落，遭敵將生擒回島去了。水大夫追之不及，查點衆將，失去八人，軍士斃死二百餘名。着傷者不計其數，只殺得敵卒十餘人。營內輜重因救撥得早，未大受傷。水大夫查問火何由起，營內軍士稟道：聞鼓聲震動時，有個軍士奔報道兩邊大

希夷夢

卷七

五

戰勝負定在此刻。水大夫令營內將士速往夾攻，勿悞。將士得令，盡行前來。那軍士餓了，柱營後尋飯吃。小的們隨往，只見火已起了，慌忙撥救，報信並無踪影。水大夫令退十里安營。第二日島內使兵民過來，說他們係落難的人，因本國將彼同伴搶去，是以大衆怨怒。若訪得還他，就罷兵息戰。將兩次所擒將士一併送出，如或不依攻城破塞，以洩衆憤。水大夫見將士着傷難于抵敵，奏請添兵，并使巡軍各處查訪，所搶外國的人，島內又來說以十天爲限，過期不還。

則出兵死戰，今已五天了，小人亦于其日飛趕回來，想朝中不久當有信息也。西庶長搖頭道：「勅敵勅敵，有獎勇在西口，如何不用軍命水湖去也罷？」又着莊畢去做甚的。古璋問道：「莊畢係何人？」西庶長道：「佞臣莊無忌之弟莊無爲，畢竟發之子，畢志也，皆無才而好勇，其父兄與嬖佞余大忠包赤心交結，故得與軍政水湖聽此等人的話，安得不敗？請問足下到敝邑，同伴共若干人？」古璋道：「客約百餘，連船家約三百有奇，西庶長道：「內中有英俊否？」古璋道：「有同行二子，蘊蓄不凡，其餘未悉。」庶長道：「此兩人與足下可相得否？」古璋道：「情如膠漆，義等骨肉。」庶長道：「請同行決矣。」乃入朝奏道：「聞水湖之兵已經大敗，畢志被擒，臣請古璋前往看局，或係古璋同伴，則使之招降，烏主道：「不可何物狂徒，先旣擒邊將，今又敗大兵，安能忍耐？」庶長可選提驍勇前往，盡行擒來，以雪此耻。」西庶長奏道：「願主上息雷霆之怒，臣聞飄來中華諸人，實非敢于猖狂，乃緣邊民搶貨奪其夥伴，是以忿恨拒敵，且亦知潰民非係洗兵，可怪施曉到時，并不先行勸諭。」

而惟恃勇貪貨以致遭擒乃係自取其辱水湖等到亦未聞彼出兵請戰既使人約期自不能避畢志被擒與施曉俱未梟首其志向不過避難并非蓄謀與我爲仇如吳越之萬難疏防似浮金者也今若兵結于西而不能解浮金卒然發作如何抵當臣愚竊謂招西崖而脩浮金于國家大有裨益畧浮金而攻西崖國家安危難定請聖心思之島主道見解亦是若果如卿所言寡人又何多求而今同古先生往須兵若干西庶長道兵多行遲如實須兵臣於西邊近處

希夷夢

卷七

七

調用不致悞事今同古璋由月月河水路日夜兼行遲須五天速止三天可抵若經旱路去須七八天方能得到帶兵而行更費時日速則兵疲遲恐不足濟事島主道但未知水湖兵敗確否西庶長道臣不敢妄奏島主道聽卿擇便西庶長出朝到府已晚更衣請古璋同行只帶親隨名喚鐵柱因其勇猛今擔行李盼附家人毋許說往他處乃由後門城僱隻快船連夜放行所經州邑宰令俱不得知第三日到金街與扯船過去順水半天駛到雙阜閣收帆停泊庶長

教船家道可上去說係空的，客人有緊急公事請先查放，船家道若是要快，不必做聲，這話白講，他管你有事，没事，走上去說，還要受罵理，西庶長道請先查放，又不得罪他，如何便罵，船家道你客人不曉得而今督理的，乃庶長親戚，關上掌骨，又係大來頭薦的，所以經過客商多費，布貝那個敢做聲，客商費十分，國家不能得一分，今年國家得一分，客商要費二十分，三十分哩，庶長道何至如此之多，船家道正稅報清，各項規例火耗，稱秤查數等中酒禮，加禮，清清

希夷夢

卷七

六

楚楚他再來稱查多了，說爾匿報漏稅少了，說爾隱貴易賤重了，說爾以輕作重，輕了說爾藏重，賴輕將船鎖住，再照正稅加幾倍議罰，庶長道如何不叫他先查，先稱船家道如此，到無得緊託了，庶長走到頭上看，只見貨船候查的查秤的，稱算的，算笑的笑，罵的罵，紛紛不息，人人嗟嘆，乃走上稅廳，旁邊胥役叱道，下去庶長退後，望見上面坐着一人，左右又坐着四人，俱昂昂然，兩邊管稅人役躬身耳語，再看前後上下寫的算的，看船前秤的，記數的，巡察的，足有

三百餘人庶長道正稅國家所得幾何商賈糜費何止十倍百姓有限脂膏而拱遊民無厭吞吸朝中那里得知傷民更甚于傷國權而不征孟子有所感而云然正在這里想梢上喊道快來快來庶長走到船邊見有查看的坐在艙中船家道快送查艙禮來庶長道并無貨物要甚麼禮那查看的聽得使出艙過去了船家埋怨道你這客人要快又吝得緊而今查艙二爺去了他船都放我們是不動的庶長道豈有此理你只管放去甚麼話說有我在此船家只得也

希夷夢

卷七

九

開到關口忽然投下挽鉤搭住跳下人來將稍公扯去把船鎖在石欄杆上庶長乃教鐵柱挑了行李同古璋行過關向前另叫船駛到口門見營伍嚴肅而不煩攙出海過了剛石島五沙島轉長庚塞上岸水湖聞知出來迎接庶長問道莊大夫何在水湖道請坐奉申西庶長引古璋見過坐定水湖道畀大夫莊大夫交情素厚畢大夫爲敵所擒莊大夫尋思報仇擺陣攻殺萬難取勝乃于夜半暗往劫塞不料島內先已有備莊大夫退回時眼上着箭若非衆將儘力

救護，又爲所擒矣。而今睡在後營，庶長道畢施兩個怎樣了。水湖道無有音信，存亡不知。庶長道待老夫會會他來。水湖道：「非老庶長不能伏此猖徒。」西庶長使人到島內傳言，兩邊不用兵將各出。壯士單身獨戰，以定勝負，免傷多人。約有半個時辰去的人回來，道：「已有敵將上船渡過來了。」西庶長吩咐鐵柱道：「汝可見機要擒活的，不可傷他。」鐵柱應聲而出。庶長水湖同到營前。古璋隱于旗後，見過來五隻船，中間桅前立有一將，頭戴束髮冠，身穿雪花袍，腳踏兜革靴，揮着兩柄銀鎚到岸上坡，緩步前來。這邊鐵柱頭繫鋼抹額，身着烏金鎧，腳踏鱗皮靴，持兩根鐵棍迎向前去，喊道：「來將通名。」穿白袍的道：「俺姓王，名之華。你姓甚名誰？」鐵柱道：「咱姓鐵，名柱。尔中華人到此，應當伏首求生，有多大本事，敢肆猖獗。」今日叫你試試我的棍，看說畢，舉棍打下王之華。左鎚隔開，右鎚早到鐵柱架去。兩人接戰，頓飯時候，鐵柱棍法漸緩，西庶長問古璋道：「可是今同伴？」古璋道：「正是。」庶長乃踏步向前船上，亦添將趕到。庶長喊道：「二人不必戰了。」鐵

桂聽得慌跳出圈子王之華道可換個有用的來古
璋見後上岸的正係李之英硬趨出去西庶長回頭
指向之華道可認得這人麼之英之華齊呼道古兄
在這裡了古璋道二位賢弟辛苦拱指西庶長道這
係相國二位賢弟可過來見禮之華之英向西庶長
躬身道甲冑在身不能全禮庶長答道英豪降臨敝
邑邊人鹵莽取咎良多老夫特來陪罪之華道這方
落難之徒爭命苦衷得蒙鑒宥感佩不朽古璋問道
施畢二將軍何在之華道俱在寨中庶長與古璋道

希夷夢

卷七

三

同往島內奉拜二位古璋道隨侍福星光照拜字不
敢當四船上船詢問分散事體進到進面觀看形勢
却不甚險三山降落中有四五里一片平地二岡環
抱擁護內有大池約六七里寬兩道深澗灑合隨山
摺疊出口四邊箐叢籐簌林木週遮入到營前諸人
迎出見着喜道古公來了想得李王二公好苦也古
璋答禮畢道船上遭擒幸脫途逢庶長栽培視如骨
肉從今不必動干戈俱係通家了可請施將軍畢將
軍相會只見屏後轉出二人西庶長春時正係施曉

畢志趨來，泰見庶長道，何由至此。施曉道：「初時，僕持血氣之勇，取罪于二將軍，乃蒙不殺，反以客禮相待。雖然，慚愧却無所苦。畢志道：「實未知咎起于濱民，致施將軍。僕後小將又悞水大夫莊大夫，猶未得知。前來夜劫島內，已悉其詳。王將軍欲分兵埋伏待入口，時先到營內，反劫回來，夾攻李將軍，不肯道這般行爲。仇隙愈深矣。只逐他去，就殺了庶長道。如此莊無爲之腿，已經受傷之英道，備有薄魯。水大夫未知可賞。降臨庶長道，他心中猶未釋然。古璋道：「也應去請。」

希夷夢

卷七

三

之英，具柬命卒前往，却說水湖在陣前看見西庶長同古璋之英之華，上船過島，駭然道：「這老兒今番着了道也。如何輕入虎穴，鐵柱在旁邊，道他不得錯。」水湖疑惑，回營傳請莊將軍說話。莊無爲命小卒扶出水湖道：「西庶長聽古蠻子的話，隨着敵人進島，看來多箇少吉。將軍須強勉防備，莊無爲道：「遵令。這般勦敵，主上也該揀選猛將前來，同剿西庶長。雖是文武全才，奈將七十的人，又信蠻子的話，安得不悞。正在議論，牙將進稟道：「島內具柬請大夫將軍飲酒，莊無爲道：「且慢。」

爲道區他誘了一個去又想來誘兩個哩我們比不得西庶長中尔的好計令將來人逐出小卒回到寨中脩言情狀古璋道無怪其然命排席開筵飲過三杯西庶長起身道老夫先回寨候駕各事機宜古公可與諸君措置同答道敬遵鈞命齊送西庶長畢志施晷等上船回營復飲古璋問之英之華道二位賢弟之意若何答道謹隨兄長古璋道大眾若何之英道人地已經相安可申明西庶長聽他們居此免到都中庄事古璋道有理有理賢弟可通知來之英之

希夷夢

卷七

三

華出到場上傳齊衆人道今古兄已受知于庶長我等可免鋒鏑之虞諸公在此營生不可多事我二人同古兄去看看事勢再來知會衆人道二位如此英雄正可創成事業如何甘受制于人失我等護庇之英道所言見識頗謬兵凶戰危以數百人之力而欲與四鎮三十州二百餘邑之大島爭衡不亦妄乎前之所以戰者苦無所訴不得已耳實非好意况天數有定豈勇力所能爲願諸君早消此念衆人道我等愚庸無有深謀今開開導悉遵指使之英之華覆道

俱知會過了古璋乃起身同二人出島入塞西庶長水湖迎入各吐衷腸上席飲酒庶長道諸事已畢水大夫仍回莊畢二將軍領兵由旱路去老夫另有事件同古先生三位船行水湖道遵令席散次日清晨水湖率眾拔營齊起古璋等三人入島叮囑畢作別回來隨西庶長上船仍由團石島而行守口大夫樊勇已知庶長水路回都在岸上伺候報名請罪庶長令上船慰勞道大夫在邊勞苦前天過此因屬緊急未曾通知且不事迎送足見大夫之操而今如此反

希夷夢

卷七

七

將老夫看輕了樊勇道失於禮節咎猶屬小國之庶長過而不知其疎忽之愆如何能辭西庶長道大夫之職內安民而外攘敵刻下清平少用盤擾正所以安商恤旅何罪之有樊勇道蒙老庶長栽培之至請入營中謁見西庶長道不必現有兵若干樊勇道因聞西崖五沙滋事各斤埃之兵俱收回看閱除游兵五百外現有兵二千在此西庶長道可撥五百名聽差外給十天糧餉大夫可守在此不必擅離樊勇得令回營點兵西庶長問道聞上國中華之教有三請

示其理古璋道教者聖賢授受之規模治國安民之法則烏得有三乃好事者爲之也其原由于聖人以神道設教因世衰道微流蕩無度好事者倡爲修煉長生之說以挽荒淫奈荒淫卒不能挽又變倡爲地獄因果之說以化強梁奈強梁終不可化而痴心妄想之徒捨理絕倫歸之如水赴壑泛濫無涯相沿既久精明之士亦不能覺又從而藩籬羽翼之猶有穿鑿經史以証邪說爲道所當然者何殊操室內之戈而弑父母于是舉世沉迷乃好標奇顯異者爲分儒

希夷夢

卷七

三

釋道名之曰三教實因世衰道微橫議肆行所由起也西庶長道此卽尼山所謂異端宜乎韓子有原道之作也二者惑世究孰爲甚古璋道道家艷稱長生以欺天下亦知死者人之所必不免又恐其術終歸敗露復爲魔劫之說以濟其術之窮爲愛其術者不免畏難觀望佛氏乃因其失變而艷稱西方樂土從其說者不妨於死死後之樂甚於生前旣無修煉之魔劫又勝長生之受厚是以癡愚之徒謂正心求己之學爲迂文只需敬佛妄想可遂以致窮凶極惡者

翼佛消除而奉之貧賤疾苦者翼轉富貴安樂而奉之康強顯達者翼益尊榮久長而奉之少者翼後來之飛騰如意而奉之老者翼來生從心所欲而奉之以至天地君親師無權無德惟佛是尊是望仁義禮習信可舍可亡惟佛是倚是求凡學守不固而心動妄念者咸墜其術中而莫覺惑世殃民殆佛爲甚西庶長道佛氏之欺誑何自而起古璋道佛氏卽道家之尤點者緣道家荒唐之說變其形容而更荒唐之另幻一門戶耳西庶長道其徒尊奉若何古璋道貌

希夷夢

卷七

庚

相似而跡相違誠實循守者甚希無惡不作者甚夥西庶長道其居處衣服飲食君長父子若何古璋道所居處皆草木土石所衣服皆布帛皮革所飲食皆茶酒湯飯穀肉菜蔬君長公共後嗣則取民人之子爲焉西庶長笑道有是哉居處衣服飲食君父皆聖人之教也俱不能異獨立荒謬之說以別于聖人而謂之教不亦妄乎使天下相率而從其言去五倫絕養育不須百年人類盡矣彼亦將奚從取以爲嗣此固末俗之湖塗實王道之誦賊若輩艷稱極樂何不

盡驅而歸之西土。夫農家尚不容乎狼莠，治天下之教安容有三哉？無怪治日少而亂日多也。先生曷爲不聞之古璋道？此乃造物之戾氣，無庸闢也。天地不能有晝而無夜，朝廷不能有忠良而無邪佞。教育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正道如日月光明之當空，異端如陰靈漫蓋之逼近爲漫蓋而極力拂除，何能得濟？待其氣衰則自消滅。夫楊墨之言盈天下，孟氏起而驅掃之，楊墨息而佛老興，老氏之徒乃謂色楊朱之迹而佛門之象，而以楊朱爲心而倡墨翟之行，加以

希夷夢

卷七

三

盜跖爲骨，其惑人亂世過於楊墨遠矣。然皆由習俗日趨日下之所致，若再痛排而斥去之，此後安能禁其更變之不愈出愈幻而爲禍之酷烈又盛於佛老也？故無庸闢而聽其自然。西庶長道聞其戒殺茹素，意果何居？古璋道彼殆未之思也。若貪口腹而恣戕物命，固屬不可。如牛任耕，犬任守，驢馬任負，咸有分勞之功，止殺可也。其羊豕鵝鳧之飼，豢虎狼蟒鱷之凶殘，蝸虻蠶蠹之毒害，以及各類皆使長存，則禽獸虫魚日增，月益，充滿天下。人且難保，五穀菜蔬草木

禾苗勢必盡爲殘毀素亦焉得而茹豈知天地之間
人爲貴古聖立法以衛民生皆至當不易卽佛得安
居而肆其違道之言亦由出於聖賢平治之後若徒
於其時知理勢所必然定思避患害圖生計助驅除
之不暇焉敢道慈悲說因果談空論戒哉只見鐵柱
稟道樊將軍領兵到也看時步兵五百並馬五騎來
列岸邊西庶長使之英之華鐵柱帶領分付如此如
此三人得令上馬前去命樊勇回營再行開船隨潮
進口正是邊亂旣經談笑定歸途焉用甲兵行欲知
希夷夢

卷七

天

所因何事且聽下回分解



